

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

锦瑟

「清」王奕蒙庵主人

无声戏

「清」李渔

无声戏补编

「清」李渔

「太白文艺出版社」

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古代禁毁言情小说



锦香亭

无声戏

无声戏补编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

(第二卷)

无声戏 无声戏补编 锦香亭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)

社长兼总编辑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 19.5 印张 390 千字
2006 年 6 月(修订)第一版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605-405-7/I · 349

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450002)

锦 香 亭

[清]古吴素庵主人 编
张 兰 校点

中国古代禁毁小说文库

(第二卷)

无声戏 无声戏补编 锦香亭

太白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西安市北大街 147 号)

社长兼总编辑 李丽玮

新华书店经销

河南龙华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787 × 1092 毫米 16 开 19.5 印张 390 千字
2006 年 6 月(修订)第一版 200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

ISBN7-80605-405-7/I · 349

定价: 26.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(邮政编码:450002)

出版说明

本书为《中国古代禁毁言情小说文库》之第二卷,收入清代章回小说《锦香亭》和清代李渔拟话本小说集《无声戏》(及《无声戏补编》)。

《锦香亭》又名《锦香亭绶帕记》、《第一美女传》等。全书四卷十六回,有清代康熙年间岐园刊本。书题“古吴素庵主人编,茂苑种花小史阅”。其二人真实姓名与生平皆无可考。

《锦香亭》一书,以唐代安史之乱为背景,写才子钟景期与葛明霞、雷天然、卫碧秋三位佳人经历悲欢离合,最终结成眷属的故事。

本书与才子佳人小说一样,不出虽有千波万折,最终仍以大团圆作结的模式。但本书中人物的心理描写颇为生动细腻,表现出主人公当时的心态与思想。尤其值得重视的是,本书将演绎的爱情故事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展开描写,让真实的历史人物与虚构的小说角色共存,使书中主人公的命运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紧密相连,使本书有了一定的历史真实性。书中所取史实,如马嵬坡杨贵妃被缢,张巡死守睢阳等等,或采之正史,或取诸当时人的著作,确凿有据,真实可信。这种虚实相间的写作手法与融爱情小说于历史故事之中的表现形式,开拓了才子佳人小说的表现领域,为后世许多小说所效仿。

《无声戏》是一部拟话本小说集,共十二回,作者李渔,有清代刊刻的日本尊经阁文库藏本。书前有署名“伪斋主人”的序,书中有署名“睡乡祭酒”的评语。

李渔将此书名为《无声戏》,是与有声戏——戏曲相对而言。本书是继“三言”、“二拍”以来,特别值得重视的拟话本作品。《无声戏》继承了拟话本小说的传统,以描写市民生活见长,主人公多为三教九流的平民百姓,故事情节缜密,富于悬念和喜剧效果。同时,小说在立意上追新求奇,喜做翻案文章,有意颠倒已成定制的传统的故事结局,借旧事翻新意,往往出人意料。再有,小说在艺术形式上刻意追求,结构完整,人物生动,语言流畅,形成了一种独特风格。《无声戏》与《十二楼》一道,可称为清代拟话本小说中最出色的作品。

《无声戏》原为一、二两集。一集十二回，二集散失。《无声戏》因遭禁，乃改书名为《连城璧》。《连城璧》中有六篇系《无声戏》所无，有学者认为这很可能是《无声戏》二集中的部分作品。因本书初版时集入《无声戏》十二篇，故此次以《补编》录出。

目 录

- 第一回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 (7)
- 第二回 葛明霞一笑缔鸾盟 (11)
- 第三回 琼林宴遍觅状元郎 (18)
- 第四回 金马门群晔节度使 (23)
- 第五回 忤当朝谪官赴蜀 (26)
- 第六回 逢义士赠妾穷途 (31)
- 第七回 禄山儿范阳造反 (36)
- 第八回 碧秋女雄武同逃 (41)
- 第九回 啸虎道给引赠金 (46)
- 第十回 睢阳城烹僮杀妾 (50)
- 第十一回 雷海清掷箏骂贼 (56)
- 第十二回 虢夫人挥麈谈禅 (61)
- 第十三回 葛太古入川迎圣驾 (65)
- 第十四回 郭汾阳建院蓄歌姬 (70)
- 第十五回 司礼监奉旨送亲 (75)
- 第十六回 平北公承恩完配 (80)

第一回 钟景期三场飞兔颖

词曰：

上苑花繁，皇都春早，纷纷觅翠寻芳。画桥烟柳，莺与燕争忙。一望桃红李白，东风暖满目韶光。秋千架，佳人笑语，隐隐出雕墙。王孙行乐处，金鞍银勒，玉壘瑶觞。渐酒酣歌竞，重过横塘。更有赏花品鸟，骚人辈仔细端详。魂销处，楼头月上，归去马蹄香。

右调《满庭芳》

这首词单道那长安富贵的光景。长安是历来帝王建都之地，秦曰咸阳，汉曰京兆。到三国六朝时节，东征西战，把个天下四分五裂，长安宫阙俱成灰烬瓦砾。直至隋，炀帝无道，四海分崩，万民嗟怨。

生出一个真命天子，姓李名渊。他见炀帝这等荒淫，就起了个拨乱救民的念头，在晋阳地方招兵买马。一时豪杰俱来归附。那时有刘武周、萧铣、薛举、杜伏威、刘黑闳、王世充、李密、宋老生、宇文化及各自分据地方，被李渊次子李世民一一剿平，遂成一统。建都长安，国号大唐。后来世民登基，就是太宗皇帝，建号贞观。文有房玄龄、杜如晦、魏征、长孙无忌等；武有秦琼、李靖、薛仁贵、尉迟敬德等，一班儿文臣武将济济踉踉。真正四海升平，八方宁静。后来太宗晏驾，高宗登基，立了个宫人武曌为后。那武后才貌双全，高宗极其宠爱。谁想她阴谋不轨，把那顶冠束带撑天立地男子汉的勾当，竟要兜揽到身上担任起来。她虽然久蓄异心，终因老公在前，碍着眼，不敢就把偌大一个家计包揽在身。及至高宗亡后，太子传位，年幼懦弱，武后便肆无忌惮，将太子贬在房州安置，自己临朝听政，改国号曰周，自称则天皇帝。彼时文武臣僚无可奈何，只得向个迸裂的雌货叩头称臣；那武氏俨然一个不戴平天冠的天子了。却又有怪，历朝皇帝是男人做的，在宫中临幸嫔妃。那则天皇帝是女人做的，竟要临幸起臣子来。始初还顾些廉耻，稍稍收敛。到后来习以为常，把临幸臣子只当作临幸嫔妃，彰明较著、不瞒天地地做将去。内中有张昌宗、薛敖曹、怀义、张易之四人最为受宠。每逢则天退朝寂寞，就宣他们进去玩耍，或是轮流取乐，或是同榻寻欢。说不尽宫闈的秽德、朝野的丑声。亏得个中流砥柱的君子，狄仁杰与张柬之尽心唐室、反周为唐，迎太子复位，是为中宗。却又可笑，中宗的正后韦氏，才干不及则天，那一种风流情性，甚是相同，竟与武三思在宫任意作乐。只好笑那中宗，不唯不去觉察她，甚至韦后与武三思对坐打双陆，中宗还要在旁与他们点筹。你道好笑也不好笑。到得中宗死了，三思便与韦氏密议，希图篡

位。朝臣没一个不怕他，谁敢与他争竞？幸而唐祚不应灭绝，惹出一个英雄来。那英雄是谁？就是唐朝宗室，名唤隆基。他见三思与韦后宣淫谋逆，就奋然而起，举兵入宫，杀了三思、韦后并一班助恶之徒，迎立睿宗。睿宗因隆基功大，遂立为太子。后来睿宗崩了，隆基即位，就是唐明皇了。始初建号开元，用着韩休、张九龄等为相，天下大治。不意到改元天宝年间，用了奸相李林甫。那些正人君子，贬的贬，死的死，朝廷正事尽归李林甫掌管。他便将声色货利迷惑明皇，把一个聪明仁智的圣天子，不消几年，变作极无道的昏君。见了第三子寿王的正妃杨玉环标致异常，竟夺入宫中，赐号太真，册为贵妃。看官，你道那爬灰的勾当，就是至穷至贱的小人做了，也无有不被人唾骂耻辱的，岂有治世天子做出这等事来，天下如何不坏？还亏得全盛之后，元气未丧，所以世界还太平。

是年开科取士，各路贡士纷纷来到长安应举。中间有一士子，姓钟名景期，字琴仙。本贯武陵人氏。父亲钟秀，睿宗朝官拜功曹。其妻袁氏，移住长安城内。只生景期一子，自幼聪明，读书过目不忘，七岁就能作诗。到得长成，无书不览，五经诸子百家，尽皆通透，闲时还要把些“六韬”、“三略”来不时玩味。十六岁就补贡士，且又生得人物俊雅，好像粉团成玉琢就一般。父亲要与他选择亲事，他再三阻挡，自己时常想到：“天下有个才子，必要有一个佳人作对。父亲择亲，不是惑于媒妁，定是拘了门楣，那家女子的媼妍好歹哪能知道？倘然造次成了亲事，娶来却是平常女子，退又退不得，这终身大事如何了得？”执了这个念头，决意不要父母替他择婚，心里只想要自己去东寻西觅，靠着天缘，遇着个有不世出的佳人，方遂得平生之愿。因此蹉跎数载，父母也不去强他。到了十八岁上，父母选择了吉日，替他带着儒巾，穿着圆领，拜了家堂祖宗，次拜父母，然后出来相见贺客。那日宾朋满堂，见了钟景期这等一个美貌人品，无不极口称赞，怎见他好处，但见：

丰神绰约，态度风流。粉面不须傅粉，朱唇何必涂朱。气欲凌云，疑是潘安复见；美如冠玉，宛同卫阶重生。双眸炯炯似寒晶，十指纤纤若春笋。下笔成文，会晓胸藏锦绣；出言惊座，方知满腹经纶。

钟景期与众宾客一一叙礼已毕，摆了酒肴，大吹大擂，尽欢而别。钟秀送了众人出门，与景期进内，叫家人再摆出茶果来，与夫人袁氏饮酒。袁氏道：“我今日辛苦了，身子困倦，先要睡了。”景期道：“既是母亲身子不安，我们也不须再吃酒，父亲与母亲先睡了罢。”钟秀道：“说得是。”叫丫环掌了灯，进去睡了。景期到书房中，坐了一会儿，觉得神思困倦，只得解衣就寝。一夜梦境不宁，到了五更，翻来覆去，再睡不着。一等天明，就起来穿戴衣巾，到母亲房里去问安。走到房门首，只见丫环已开着房门。钟秀坐在床沿上，见了景期说道：“我儿为何起得恁般早？”景期道：“昨夜梦寐不宁，一夜睡不着。因此来问爹娘，身子可好些么？”钟秀道：“你母亲昨夜发了一夜寒热，今早痰塞起来。我故此叫丫环出去，吩咐烧些汤水进来。正要叫你，你却来了。”景期道：“既如此，快些叫家人去请医家来诊视。待我梳洗了，快去卜问。”说罢，各去料理。

那日，钟景期延医问卜，准准忙了一日，着实用心调护。不想袁氏犯了真病，到

了第五日上，就呜呼了。景期哭倒在地，半晌方醒。钟秀再三劝慰，在家治丧殡殓。方到七终，钟秀也染成一病，与袁氏一般儿症候，景期也一般儿着急。却也犯了真病，一般儿呜呼哀哉了。景期免不得也要治丧殡殓。那钟秀遗命，因原籍路远，不必扶柩归家，就在长安城外择地安葬。景期遵命而行。

却原来钟秀在日，居官甚是清廉，家事原不甚丰厚。景期连丧二亲，衣衾棺槨，买地筑坟，治丧使费，将家财用去了十之七八。便算计起来，把家人尽行打发出去。有极得意自小在书房中服侍的冯元，不得已也打发去了。将城内房子也卖了，另筑小房五六间，就在父母坟旁，只留一个苍头、一个老妪，在身边度日。自己足不出户，在家守制读书，常到坟上呼号痛哭，把那功名婚姻两项事体，都置之度外了。光阴荏苒，不觉三年服满。正值天宝十三年，开科取士，有司将他名字已经申送。只得唤苍头随着收拾进城，寻个寓所歇下。到了场期，带了文房四宝，进场应试。

原来唐朝取士，不用文章，不用策论，也不用表判。第一场只有五言、七言的排律，第二场是古风，第三场是乐府。那钟景期，平日博通今古，到了场中，果然不假思索，揭开卷子，信笔而挥，真个是：字中蝌蚪落文河，笔下蛟龙投学海。眼见得三场已毕，寓中无事，那些候揭晓的员士，闻得钟景期在寓，也有向不识面，慕他才名远播来请教的；也有旧日相知，因他久住乡间来叙契阔的，纷纷都到他寓所，拉他出去。终日在古董铺中、妓女人家，或书坊里、酒楼上及古刹、道院里边，随行逐队地玩耍。钟景期向住乡村，潜心静养，并无杂念。如今见了这些繁华气概，略觉有些心动，那功名还看得容易，倒是婚姻一事甚是热衷。思量：“如今应试，倘然中了，就要与朝廷出力做事，哪里还有工夫再去选择佳人。不如趁这两日，痴心妄想去撞一撞，或者天缘凑巧，也未可知。”那日起了这个念头，明日就撇了众人，连苍头也不带，独自一个去城内城外，大街小巷，痴痴地想，呆呆地走，一连走了五六日，并没个佳人的影儿。苍头见他回来，茶也不吃，饭也不吃，只是自言自语，不知说些什么，便道：“相公一向老实的，如今想是众位相公牵去结识了什么婊子，故此这等模样么。我在下处寂寞不过，相公带我去走走，总成吃些酒肉儿也好，相公又没有娘，料想没处搬是非，何须瞒着我？”景期道：“我自有心事，你哪里知道。”苍头道：“莫非为着功名么？我前日在门首，见有个蓄的走过，我叫他跌了一蓄。他说今年一定高中的，相公不须忧虑。”景期道：“你自去，不要胡言乱语惹我的厌。”苍头没头没脑，猜他不着，背地里暗笑不题。

到次日，景期绝早吃了饭出来，走了一会儿，到一条小胡同里，只有几户人家，一带通是白石墙。沿墙走去，只见一个人家，竹门里边冠冠冕冕，潇潇洒洒的可爱。景期想到：“看这个门径，一定是人家园亭，不免进去看一看，就是有人撞见，也只说是偶然闲步玩耍，难道我这个模样，认作白日撞不成。”心里想着，那双脚儿早已步入第一重门了。回头只见靠凳上有个老儿，酒气直冲，鼾鼾地睡着。景期也不睬他，一直闯将进去，又是一带绝高的粉墙。转入二重门内，只见绿阴参差，苍苔密布，一条路是白石子砌成的。前面就是一个鱼池，方圆约有三二亩大。隔岸种着杨柳桃花，枝枝可爱，那杨柳不黄不绿，撩着风儿摇摆；桃花半放半合，临着水儿掩映。

还有那一双双的紫燕，在帘内穿来掠去地飞舞。池边一个小门儿，进去是一带长廊，通是朱红漆的万字栏杆。外边通是松竹，长短大小不齐，时时有千余枝，映得檐前里翠。走尽了廊，转进去是一座亭子。亭中一匾，上有“锦香亭”三字，落着李白的款。中间挂着名人诗画、古鼎商彝，说不尽摆设的精致。那亭四面开窗，南面有牡丹数墩与那海棠、玉兰之类，后面通是杏花，东边通是玉兰树，西边通是桂树。此时是二月天时，众花都是蕊儿，唯有杏花开得烂漫。那梅树上结满豆大的梅子。有那些白头公、黄莺儿，飞得好看，叫得好听。景期观之不足，再到后边，有绝大的假山，通是玲珑怪石攒凑迭叠成。石缝里有兰花芝草，山上有古柏长松，宛然是山林丘壑的景象。转下山坡，有一个古洞。景期捱身走过洞去，见有高楼一座，绣幕珠帘，飞甍画栋，极其华丽。正要定睛看时，忽然一阵香风在耳边吹过，那楼旁一个小角门，呀的一声开了，里面嘻嘻笑笑，只听得说：“小姐这里来玩耍。”景期听了，慌忙闪在太湖石畔芭蕉树后，蹲着身子，偷眼细看。见有十数个丫环，拥着一位美人，走将出来。那美人怎生模样，但见：

眼横秋水，眉扫春山。宝髻儿高绾绿云，绣裙儿低飘翠带。可怜杨柳腰，堪爱桃花面。仪容明艳，果然金屋婵娟；举止端庄，询是香闺处女。身无彩凤双飞翼，心有灵犀一点通。

这美人轻移莲步，走到画栏边的一个青瓷古墩儿上坐下，那些丫环们，都四散走在庭中。有的去采花朵儿插戴；有的去扑蝴蝶儿耍子；有的在茶藤架边撞乱了鬓丝，吃惊吃唬地将双手来按；有的被蔷薇刺儿挂住了裙袍衫，痴头痴脑地把身子来扯；有的因领扣松了，仰着头扭了又扭；有的因膝裤带散了，蹲着腰结了又结；有的要斗百草；有的去看金鱼；一时也观看不尽。只有一个青衣侍女，比那美人颜色略次一二分，在众婢中昂昂如鸡群之鹤，也不与她们玩耍，独自一个在阶前，摘了一朵兰花，走到那美人身边，与她插在头上，便端端正正地站在那美人旁边。那美人无言无语，倚着栏杆看了好一会儿，才吐出似莺啼如燕语的一声娇语来，说道：“梅香们，随我进去罢。”众丫环听得，都来随着美人。这美人将袖儿一拂，立起身来冉冉而行，众婢拥着早进了一小角门儿，呀的一声，就闭上了。

钟景期看了好一会儿，又惊又喜，惊的是恐怕梅香们看见，喜的是遇着绝世的佳人，还疑是梦魂儿错走到月府天宫去了。不然，人世间哪能有此等女子？呆了半晌，如醉如痴，恍恍惚惚，把眼睛摸了又摸，擦了又擦，停了一会儿，方才转出太湖石来。东张西望，见已没个人影儿，就大着胆走到方才美人坐的去处，就嗅嗅她的余香，假假她的遗影。正在憧憬思量，忽见地上掉着一件东西，连忙拾起看时，却是异香扑鼻，光彩耀目。毕竟拾的是什么东西？那美人是谁家女子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二回 葛明霞一笑缔鸾盟

诗曰：

晴日园林放好春，馆娃宫里拾香尘。
痴心未了鸳鸯债，宿疾多渐鸚鵡身。
柳爱风流因病睡，鹊贪欢喜也嗔人。
桃花开遍萧郎至，地上相逢一面亲。

话说钟景期闯入人家园里，忽然撞出一个美人来，偷看了一会儿，不亦乐乎。等美人进去了，方才走上庭阶，拾得一件东西，仔细看时，原来是一幅白绫帕儿。兰麝香飘，洁白可爱，上有数行蝇头小楷，恰是一首“感春”绝句。只见那诗道：

帘幕低垂掩洞房，绿窗寂寞锁流光。
近来情绪浑萧索，春色依依上海棠。

明霞漫题

钟景期看了诗，慌忙将绫帕藏在袖里，一径寻着旧路走将出来。到头门上，见那靠凳上睡的那老儿，尚未曾醒。钟景期轻轻走过，出了门，一直往巷口竟走。不上三五步，只听得后面一人叫道：“钟相公从哪里来？”景期回头一看，却见一个人，戴着尖顶毡帽，穿着青布直身，年纪二十内外。看了景期，两泪交流，纳头便拜。景期伸手去扶他起来细认，原来是位旧日的书童，名唤冯元，还是钟秀在日，讨来服侍景期的。后来钟秀亡了，景期因家道萧条，把家人童婢尽行打发，因此冯元也打发在外。是日路上撞着，那冯元不忘旧恩，扯住了，拜了两拜。景期看见，也自惻然。问道：“你是冯元，一向在哪里？”冯元道：“小人自蒙相公打发出来，吃苦万千，如今将就度日，就在这里赁间房子暂住。”景期正要打听园中美人的来历，听见冯元说住在这里，知道他一定晓得，便满心欢喜道：“你家就在这里么？”冯元指着前面道：“走完了一带白石墙，第三间就是。”景期道：“既是这等，我有话问你，可就到你家坐一坐去。”冯元道：“难得相公到小人家来，极好的了。”说完，向前先跑，站在自己门首，一手招着道：“相公这里来！”一手在腰间乱摸。景期走到，见他摸出个铁钥匙来把门上锁开了。推开门，让景期进去。

景期进得门看时，只是一间房子。前半间沿着街，两扇吊窗吊起，摆着两条凳子，一张桌子。照壁上挂一幅大红大绿的关公，两边贴一对春联是：“生意滔滔长，财源滚滚来。”景期看了，笑了一笑，回头却不见冯元。景期思道：“他往哪里去了？”只道他走进后半间房子去，往后一看，却见一张四脚床，床上摊一条青布被

儿，床前一只竹箱，两口行灶，搁板上放着碗盏儿，那锅盖上倒抹得光光净净。又见墙边摆着一口割马草的刀，柱上挂着鞭子、马刷儿、马刨儿。景期心下暗想道：“他住一间房子，为何有这些养马的家伙？”却也绝不见冯元的影儿。正在疑惑，只见冯元满头汗地走进来，手拿着一大壶酒，后面跟着一个人，拿两个盘子，一盘熟鸡，一盘热肉，摆在桌上，那人自去了。冯元忙掇一条凳子放下，叫声：“相公坐了。”景期道：“你买东西做什么？”冯元道：“一向不见相公，没甚孝敬。西巷口太仆寺前，新开酒店里东西甚好，小人买两样来，请相公喝一杯酒。”景期道：“怎要你破钞起来。”冯元道：“惶恐！”便叫景期坐下，自己执壶，站在一旁斟酒。原来那酒也是店上现成烫热了的。景期一面吃酒，一面问他道：“你一向可好么？”冯元道：“自从在相公家里出来，没处安身，投在个和尚身边，做香火道人。住了年余，那和尚偷婆娘败露了，吃了官司，把个静室折得精光，和尚也不知哪里去了。小人出来，弄了几两银子做本钱，谁想吃惯了现成茶饭，做不来生意，不上半年，又折完了。旧年遇着一个老人，是太仆寺里马夫，小人拜他做了干爷，相帮他养马。不想他被劣马踢死了，小人就顶他的名缺。可怜马瘦了要打，马病了又要打。料草银子、月粮工食通被那些官儿，一层一层地克扣下来，名为一两，到手不上五钱。还要放青剑铔？喂料饮水，日日辛苦得紧，相公千万提拔小人，仍收在身边，感激不尽了。”景期道：“当初原是我打发你的，又不是你要出去。你既不忘旧恩，我若发达了自然收你。”说完，那冯元又斟上酒来。景期道：“我且问你，这里的巷叫什么巷名？”冯元道：“这里叫做莲英儿巷，通是大人家的。后门一带是拉脚房子，不多几份小人家住着，极冷静的。西头是太仆寺前大街，就热闹了。前巷是锦里坊，都是大大的朝官宅第，直透到这里莲英儿巷哩！”景期道：“那边有一个人家，竹门里是什么人家？”冯元问道：“可是方才撞着相公那边门首么？”景期道：“正是。”冯元道：“这家是葛御史的后园门，他前门也在锦里坊，小人的房子就是赁他的。”景期道：“那葛御史叫什么名字？”冯元想了一想道：“名字小人却记不得，只记到他号叫做葛天民。”景期道：“原来是御史葛天民，我倒晓得他名字，叫葛太古。”冯元点头道：“正是叫做葛太古，小人一时忘记了。相公可是认得他的？”景期道：“我曾看过他诗稿，故此知道，认是没有认得。你既住他的房子，一定晓得他可有几位公子？”冯元道：“葛老爷是没有公子的，他夫人也死的了。只有一个女儿，听见说叫明霞小姐。”景期听见明霞二字，暗暗点头。问道：“可知道那明霞小姐生得如何？”冯元道：“那小姐的容貌，说来竟是天上有世间无的。就是当今皇帝宠的杨贵妃娘娘，若是走来比并，只怕也不相上下。且又女红针黹、琴棋书画、吟诗作赋，般般都会。”景期道：“那小姐可曾招女婿么？”冯元道：“若说女婿，却也难做。他家的那葛老爷因爱小姐，一定要寻个与小姐一般样才貌双全的人儿来作对。就是前日当朝宰相李林甫，要来替儿子求亲，他也执意不允，不是说年幼，就是说有病，推三阻四，人也不能相强。所以小姐如今一十八岁了还没对头。”景期道：“你虽然住他房子，为何晓得他家事恁般详细？”冯元道：“有个缘故：他家的园里，一个杂人也不得进去的，只用一个老儿看守园门。这老儿姓毛，平日最是贪酒，小人也是喜欢吃酒的，故此与小人极相好。不

是他今日请我，就是我明日请他，或者是两人凑来扛扛儿。这些话，通是那毛老儿吃酒中间向小人说的。”景期道：“你可曾到他园里玩耍么？”冯元道：“别人是不许进去的，小人因与毛老儿相知，时常进去玩耍儿。”景期道：“你到他园里，可有时看见小姐？”冯元道：“小姐如何能得看见。小人一日在他园里看见一个贴身服侍小姐的丫环出来采花，只见这个丫环，也就标致得够了。”景期道：“你如何就晓得那丫环是小姐贴身服侍的？”冯元道：“也是问毛老儿，他说这丫环名唤红于，是小姐第一个喜欢的。”景期听得，心就开了，把酒只管吃。冯元一头说，一头斟酒，那一大壶酒已吃完了。景期立起身来，暗想：这段姻缘倒在此人身上。便道：“冯元，我有一事托你，我因久慕葛家园里景致，要进去游玩，只恐守园人不肯放进。既是毛老与你相厚，我拿些银子予你，明日买些东西，你便去叫毛老儿到你家吃酒。我好乘着空进园去游一游。”冯元道：“这个使得。若是别的，那毛老儿死也不肯走开。说了吃酒，随你上天下地，也就跟着走了。明日相公坐在小人家，待小人竟拉他同到巷口酒店，上去吃酒。相公看我们过去了，竟往他园里去。若要得意，待我灌得他烂醉，扶他睡在我家里，凭相公玩耍一日。”景期道：“此计甚妙。”袖中摸出五钱银子付与冯元道：“你拿去做明日的酒资。”冯元再三不要，景期一定要予他，冯元方才收了。景期说声：“生受你。”出了门竟回寓所，闭上房门，取出那幅绫帕来细细吟玩。想道：“适才冯元这些话与我听见甚合，我看见的自然是小姐了。那绫帕自然是小姐的了，那首诗想必是小姐题的了。她既失了绫帕，一定要差丫环出来寻觅，我方才计较已定，明日进她园中，自然有些好处。”又想到：“她若寻觅绫帕，我须将绫帕还她，不好挑逗几句话儿。既将绫帕还她，何不将前诗和她一首。”

想得有理，就将帕儿展放桌上，磨得墨浓，蘸得笔饱，向绫帕上一挥，步着前韵，和将出来：

不许游蜂窥绣房，朱栏屈曲锁春光。

黄鹂久住不飞去，为爱娇红恋海棠。

钟景期奉和

景期写完了诗，吟哦了一遍，自觉得意，睡了一夜。至次日，早膳过了，除下旧巾幘，换套新衣裳，袖了绫帕儿，径到莲英儿巷冯元家里。冯元接着道：“相公坐了，待我去那厢行事。相公只看我与毛老儿走出了门，你竟到园里去便了。只是小人的门儿，须要锁好。钥匙我已带在身边，锁在桌上，相公拿来锁上便是。”景期道：“我晓得了，你快些去。”冯元应了，就出门去。景期在门首望了一会儿，见冯元挽着毛老儿的手，一径去了。景期望他们出了巷，才把冯元的门锁了，步入园来。此番是熟路，也不看景致，一直径到锦香亭上。还未立定，只听得亭子后边，叽叽喳喳似有女人说话。他便退出亭外，将身子躲过，听她们说话。却又凑巧，恰好是明霞小姐同着红于两个，出来寻取绫帕。只听得红于说道：“小姐，和你到锦香亭上寻一寻看。”明霞道：“红于又来痴了，昨日又不曾到锦香亭上来，如何去寻？”红于道：“天下事体尽有不可知，或者无意之中倒寻着了。”小姐说：“正是。”两个同到亭子上来。明霞道：“这里没有，多应不见了。”红于道：“园中又无闲杂人往来，如何

便不见了。”明霞道：“众丫环俱已寻过，通说不见。我恐她们不用心寻，故此亲身同你出来，却也无寻处，眼见得不可复得了。”红于道：“若是真正寻不着，必是毛老儿拾去换酒吃了。”明霞笑道：“那老儿虽然贪酒，决不敢如此。况且这幅绫帕儿，也不值甚的。我所以必要寻着者，皆因我题诗在上，又落了款。唯恐传到外厢，那深闺字迹，女子名儿，倘落在轻佻浪子之手，必生出一段有影无形的话来。我故此着急。”红于道：“我的意思，也是如此。”说罢，明霞自坐在亭中，红于就下到阶前，低着头东寻西觅。走到侧边，抬头看见了钟景期，吓了一跳，便道：“你是什么人？辄敢潜入园中窥探。我家小姐在前，快些回避。”景期迎着笑脸儿道：“小姐在前，理应回避。只是有句话要动问，小娘子可就是红于姐么？”红于道：“这话好不奇怪，我自幼跟随小姐，半步儿不离。虽是一个婢子，也从来未出户庭，你这人为何知道我的名字？就是知道了，又何劳动问，快些出去。再迟片刻，我去叫府中家人们出来拿住了，不肯甘休。”景期道：“小娘子不须发恼，小生就去便了。只是我好意来奉还宅上一件东西，倒惹一场奚落，我来差矣！”说罢，向外竟走。红于听见了说“奉还什么东西”这句话，便打着她心事，就叫道：“相公休走，我且问你，你方才说要还我家什么东西？”景期道：“刚才你们寻的是哪件，我就还你哪件。”红于就知道那绫帕必定被他拾了。便道：“相公留步，与你说话。”景期道：“若是走迟了，恐怕你叫府中家人们出来捉住，如何了得。”红于道：“方才我不是，冲撞了相公。万望海涵。”景期满脸堆下笑来，唱个绝大的肥喏道：“小生怎敢怪小娘子。”红于回了万福，道：“请问相公，你说还我家东西，可是一幅白绫帕儿？”景期道：“然也。”红于道：“你在何处拾的？”景期道：“昨日打从宅上后园门首经过，忽然一阵旋风，那帕儿从墙内飘将出来，被小生拾得。看见有明霞小姐题诗在上，知道是宅上的，因此特来奉还。”红于道：“难得相公好意。如今绫帕在哪里？拿来还我就是了。”景期道：“绫帕就在这里。只是小生此来，欲将此绫帕亲手奉还小姐，也表小生一段殷勤至意。望小娘子转达。”红于道：“相公差矣。我家小姐，受胎教于母腹，聆女范于严闾，举动端庄，持身谨慎。虽三尺之童，非呼唤不许擅入。相公如何说这等轻薄话儿。”景期道：“小姐名门毓秀，淑德之闻，小生怎敢唐突。待我与小娘子细细说明，方知我的心事。小生姓钟，名景期，字琴仙，就住在长安城外。先父曾做功曹，小生不揣菲材，痴心要觅个倾国倾城之貌，方遂宜家宜室之愿。因此虚度二十一岁，尚未娶妻。闻得你家小姐，待字迟归，未谐佳配。我想如今纨绔丛中，不是读死书的腐儒，定是卖油花的浪子。非是小生夸口，若要觅良偶，舍我谁归？昨日天赐奇缘，将小姐贴身的绫帕被风摄来送到我处，岂不奇怪？帕上我已奉和拙作一首，必求小姐相见，方好呈教。适才听得小娘子说，或者无意之中寻着了东西，小生倒是无意之中寻着姻缘了。因此斗胆前来，实为造次。”一席话说得红于心服，便道：“拼我不着，把你话儿传达与小姐，见与不见任她裁处。”便转身到亭子上来说道：“小姐绫帕倒有着落了，只是有一段好笑话儿。”明霞问她，她把钟景期与自己一来一往问答的话儿尽行说出，一句也不遗漏。明霞听罢，脸儿红了一红，眉头蹙了一蹙，长吁一声说道：“听这些话，倒也说得那个。只是他怎生一个人儿？你这